

火的里程

费古罗夫斯基 著

BBX41/07



中国电影出版社

火 的 里 程

(苏联) 费古罗夫斯基 著

邦 元 译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1958 · 北京

内 容 說 明

这个电影文学剧本描写的是苏联十月革命后严峻的国内战争时期。当时，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十分尖锐复杂。主人公查符拉金要通过白区到另一个城市去进行工作，击破反革命分子在那里所进行的暴乱阴谋。正是在这次通过荒凉草原的旅途中，他却遇到了伪装的敌人——白匪特务别克列米舍夫。剧本描写了白匪特务的狡猾、阴险和毫无人性的残酷；同时，通过了这样的旅途也给予了同行的几个旧知识分子——如演员奥尔林斯基、医生日瓦科等以严格的考验。

火 的 里 程

(苏联) 费古罗夫斯基著

邦 元 译

*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单舍饭寺12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83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公厘 $\frac{1}{32}$ · 印张 $1\frac{1}{2}$ · 字数44,000

1958年12月第1版

195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630册 定价：0.15元

统一书号：10061·131

草原上閃过的光芒照亮了杂草丛生的鉄道路基；照亮了躺在干涸田沟里的两个人的脸。

“还没有睡着，阿辽沙？”年紀大一点的那个人問。

“冷啊，”另一个抱怨道，“生个火多好……”

“不行，阿辽沙，”第一个人摇摇头。“他們見了火光一定会跑来的。你的模样还可靠，我这副假相，連最幼稚的肃反人員也認得出来。这些該死的密探！搞张护照都不会！”

阿辽沙拍拍自己的衣袋。

“問七个問題，我們就有七个回答。”

“問六个，”年紀大的那个人糾正道，“有第七个，老弟，这正象盟友講的，叫做一口气答完，連逗点都用不着。前头是吉星高照咧。”

阿辽沙裹紧了軍大衣，大衣上留着黑暗中隱約可辨的大学生領章的痕迹。

“中学时代我幻想过危急惊险的生活。可是現在不知怎么連一点儿兴趣都沒有！甚至还感到不愉快。”

“躺在暖和的被窝里想着严寒，当然是有趣的。”另一个笑笑說道。“不要紧，会习惯的。要紧的是，老弟，要彼此关照。約好的事还記得吧？”他的声音里流露出肉麻的諛媚。

“記得，”阿辽沙答道，“只是气你这么不相信我！說是派我們出来偵察的，这不是胡說嗎？对不对？我感觉到……”

“你啊，阿辽沙，應該設想，在你面前，我是一个封着口的邮包。到了目的地，就打开了。”

“維克多，你以為，万一出了事，我会乱說嗎？”阿辽沙問。

“不，我没有这么想，”对方答道。

又一道火光照亮了他的严肃的麻子脸。

“阿辽沙，我是一个包裹，而包裹是不会考虑为什么要把它封起来的，”他说着，一边侧耳细听。

寂静中传来了远处铁轨的轧轧声

“走着呢，”麻子扣上皮外套说。

火车开得很慢，车上挤满了匆匆赶路的各阶层的人们。车顶上、缓冲器上、踏板上，到处都找不出一块空地方。列车一部分是装货的，连货车里边也挤得满满的。火车在道岔上笨重地摇晃着。

在一节客车上的打碎了玻璃的窗边，站着两个幸运儿——穿骑兵军大衣的青年人和一个穿着单薄的亮光光的皮短外套的年老体瘦的知识分子，他一只手使劲地拉住衣领，在风里遮住头颈和胸口。

“老爹，照您这般年纪，您穿得太单薄啦，”骑兵不时斜看他一眼说。

“坏就坏在我以前穿得太暖和，”老年人答道。

“是失势人，对吗？”骑兵问。

老头子耸了耸嶙峋的肩膀，笑起来。

“老问题！”他说，“唉！我的亲爱的，连我自己也不明白，究竟是失势的还是得势的。譬如说星星吧，谁也不会去想，它们是失势的还是得势的？可是要知道，每个人都分享着它们一部分的光芒，而且实质上，也是跟它们一模一样地用那些元素做成的……”

“讲得真妙！”骑兵吸着烟卷，称赞道。“您，顺便问问，是信教的吧？”

“不是，”老头子摇摇头。“我的见解是时代的赐予。观念变啦。打个比方，坐上火车也需要有到极地旅行的那种勇气。以前想得简单些，可是生活也过得安全些……”

“嗨，安全个啥！”骑兵不同意老头子的意见。“老爹，您也象我那样到矿山上去干干活试试看，早上下井去，你就不知道晚上

人家要来接你呢，还是来给你入殓！坑内支架又霉又烂，摇摇欲坠，脚底下尽是水，走路弯着腰……在那里，谁还能想起星星是什么，照着什么人……”

“有意思……”老人呻吟道。骑兵一手按在老人的肩上，又说：

“您有这种想法，老爹，我以为，是因为您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国家，在星星底下是什么样子。从车厢顶上，而且是从暖房车里往上看，当然好看得多。”

“可能吧……”老人好奇地瞧着同他谈话的人，表示同意。

“您是布尔什维克吧？”

“当然，”骑兵回答。“您呢，吃了布尔什维克的苦头吧？”

“啊，没有！只不过是挨抢了！”

“土匪？”

“没敢打听。事情出在晚上。人们拿着武器。他们说：‘老爹，脱下大衣吧。您这么大岁数，穿着它太沉……’我呢，你知道，没敢反对。”

“他们可以随随便便杀人，”骑兵说道，一边脱大衣，“现在这多得是。喏，老爹，穿到天亮吧。”于是他把军大衣披在他的肩上。

“谢谢您，我的朋友，”老人说。“可是您不会伤风吧？挺凉的！”

“我？从前冬天我都赤着脚走路！”

“谢谢，”老人又低声说了一遍。“您这样客气，请允许我自己介绍，我是日瓦科·阿尔谢尼·拉里昂诺维奇，教授，医学博士。”

“查符拉金·格里戈里·费多罗维奇，”骑兵答道，一面向他伸出自己宽阔的手掌。“博士，我一开头就猜着了，您可不是个简单的人。”

他们彼此握手。

“您瞧，您瞧！”博士忽然說，“这些人胆子太大了！”

查符拉金身子探出窗外。他看見一个在枕木上跟着火車奔跑的麻子，这个人縱身一跳，紧紧抓住了把手，以后便消失在两节车厢間了。

“嗯……真是不要命！”他說。心里不知怎的忽然警戒起来，他似乎預感到将来还会和这个人打交道。

这当儿，麻子不理会上乘客的恼怒的咒罵，挤到車頂上去了。

“喂，美人儿，讓开点！”他不容分說地向一个围着淺色絨头巾的姑娘說。

她順从地挪开了些。麻子就在一旁坐下，两脚悬着。他閉紧双唇，极响亮地吹了一声口哨，当他听到回答后，就向女邻人眨眨眼。

她不满意地看他一眼，又挪开点，遮住一只小手提箱。

麻子发现了这个动作。

“傳家宝？”他露出雪白的牙齿冷笑着問。“別害怕，我不是强盜。恰恰相反。”

姑娘默不作声。麻子轉过脸去，直盯着暗处。

在那里，一个細长的身影在咒罵声中正从睡着的人們中間繞过来。

这时候，有两个人听見了麻子的話，从自己位子上站起来，向姑娘走过去。

“哎唷！你們干什么？”她惊恐地叫起来，“請問……”

“閉嘴，婊子！”其中一个人威胁地說，同时另一个人弯下身子，在她旁边搜索着。

“喂！”麻子举起七輪枪，低声喝道。

匪徒回头瞧。

“喜欢金子？”麻子露出牙齿問道，“可以送一对銅的！”

一个匪徒弯下腰，慌忙躲进暗处。第二个迟疑地向后退着。

“怎么？”麻子說，“我数到三！一！……”

“我走，坏蛋！第二个高叫一声，也逃之夭夭，脚下尽踩着人。一个被踩痛了的女人，出声哼着。麻子仍旧含笑地握着七輪枪。

“不必多講就該枪斃他了！”暗地里有人发着粗嗓子說。“鎮压恶棍毫不可惜！”

“这是誰在慷他人之慨？”麻子問。“这个时候显大胆不太晚了么，大叔？”

“可不是！……”附近的人都笑起来了。

“謝謝您，”姑娘注視着他說。“金銀財宝我倒沒有，不过要是把仅剩下的一点也丢掉，就更叫人气恼……”

“我早就隱隱地告訴过您，我是勇士嘛，您不信啊！”麻子打趣道。

“謝謝！”她又道謝了一声。这时旁边的一个人教訓地向他說：

“嗨，亲爱的！过去信上帝，現在不能信了，可是你却要她相信人！”

“可不是！……”

“往哪儿鑽？”麻子粗声粗气地止住了走近来的阿辽沙。

阿辽沙看見了他，乐了。

“怎么，难道是对号入座？”他宏亮地答道。

“你来以前也有两个人对这感兴趣！”麻子說。“莫非是你的伙伴？”

“不，我是单身的！”阿辽沙仍旧快活地回答，一面在他身旁坐下。他暗中摸着他的手，握了握。

麻子隱約微微一笑，他向姑娘靠近一点。她坐着，沉思地凝望着黑夜。微风吹动她的头髮，露出她那高高的，明亮的額头。

“到城里去？”他問她。

她点点头。

“怎么敢一个人在这样的路上走？”

“不是一个人……我偶然間和同伴失散了。您上前綫去？”

“象我这样年紀的男人，在这个年头，还可能上哪儿去！”

“人們吵鬧不休！”一旁有人嘆息道。“流了多少血啊，想起來都可怕！遍地烽火，弟兄們互相殘杀！”

“人們还是在寻找真理，”姑娘說道，“象瞎子那样摸索着：拳头碰到什么，就拆掉什么，毀掉什么，急急忙忙。”

“是啊……”麻子拖長声調說，“地球却尽自轉着，要想在地上站稳，就得牢牢抓住！”說着他又在黑暗中露出雪白的牙齒微笑。

車輪有节奏地响着。火車加快速度，向下坡開去。

黎明时分，这一列火車按照鐵路巡查員的信号在草原上停下來。

傳出了命令：

“不要走出車廂，留在原地！”

騎兵排成散兵綫，沿着列車奔馳，武装人員進了車廂，走到車頂上。

查符拉金和日瓦科的那個車廂，从两边進來了四個人。一个又高又大的水兵，身上挂滿了机枪子彈帶。他把自己結實的身軀，吃力地从狹窄的小門擠進去，接着就高高地舉起手電筒，用宏亮男低音喊起來，喊聲盖过了他出現时所引起的尖聲叫嚷。

“靜——点！請拿出身分証！”

“斐卡……”車廂里傳過一陣惊恐的沙沙聲，接着都靜了。

只听見沉甸甸的皮靴踩在車頂上的卡達卡達聲。

“身分証……驗過了……下一个……請，”水兵說着，慢慢地往前移動。

查符拉金推醒靠牆站着睡覺的日瓦科，他注視着他。

“查驗來了，博士！”查符拉金說，“要是您的證件沒有放在別的地方，頂好早點把它拿出來。”

“謝謝”博士說，他蜷縮着暗中解開了口袋，“嗨，我告訴您，彎腰屈背地睡覺，可不是什麼舒服的事兒。”

“我還記得單人牢房的滋味！”查符拉金苦笑道。

忽然傳來憤激的吵嚷聲。

“對，皇家劇院！”一個高個子、鬍子刮得干淨利落的胖胖的中年人大聲喊道。“那麼照您說，我以前該到哪里去做事？難道說到省里去？”他輕蔑地問。

“走過去！”水兵陰沉地說。“走過去，別嚷了。到那里會弄明白的！”

“哎呀！”日瓦科啊了一聲，“這可是奧爾林斯基呀！”

“是誰？”查符拉金問。

“鼎鼎大名的演員！悲劇演員。康士坦丁·羅蒙諾維奇，親愛的，發生了什麼事？”

奧爾林斯基看了他一眼。

“記不得您了，”他傲慢地說。

“您的記性真好，我的天！我只是在舞台上認識您的，”日瓦科笑道。

“哈！很高興，”奧爾林斯基淡淡一笑，以莊嚴的手勢伸出圓潤的手。“您想這事怪不怪？把這個……怎麼叫的？……委任狀丟在家里了！……什麼證件都沒有，只有名片！這些不學無術的人，他們還會槍斃您咧！”

“上帝保佑您！”

“新名片現在沒有印，舊名片上卻又寫着‘皇家的’！”奧爾林斯基着惱地說。

水兵走到他身邊。

“走出來吧！”他陰沉地對奧爾林斯基說。

“真是怪事！”演員說道。日瓦科交出證件，恭敬地擠了進

来：

“如果允許，我可以証明这……奥尔林斯基同志的身分以及他——我没有弄错吧，康士坦丁·罗蒙諾維奇？——对革命运动的一貫的同情！”

“1905年我拒絕給沙皇演出！”奥尔林斯基委屈地証实这一点。

“我們會弄明白的，”水兵重复道。

查符拉金把自己的証件遞給他，并且指着日瓦科点点头，低声說：

“可以相信。”

水兵望望他，跟照片对了一下，然后将証件退还查符拉金，說：

“这边来。”

查符拉金靠近他。

“到城里去嗎？”水兵悄悄問道。

“是。”

“走不成。”

“怎么？”

水兵凑近他的耳朵，非常輕声地耳語：

“白匪截断了路。”

查符拉金吹了声口哨。

“嚟，見鬼！好久了嗎？”

“在晚上。”

“老弟，我需要，”查符拉金意味深长地說。“十分需要，而且火急。”

“明白了。中心站还能到，再往下去，那就向安琪儿去借翅膀吧。”

“喔，見鬼！”查符拉金又說了一遍，同时期待地望着。

“您可以自由了！”水兵走过奥尔林斯基身旁时喃喃地說。

奥尔林斯基摊开双手，向日瓦科說：

“过去多荣耀！在巴黎，上街都有人向我行礼，”他气恼地說。

手电筒移近坐着麻子和阿辽沙的車頂。人們轉身取着証件。

“好啦，阿辽沙，上帝保佑你！”麻子极其輕微地說。

“別啦，朋友”阿辽沙几乎不出声地答道。

麻子不語，閉上了双眼。

阿辽沙站起来，不慌不忙地順着車廂走去。

“哪儿去？回来！”下面喝道。

“去抽口烟，別卖力过分啦！”阿辽沙懶洋洋地回答。他在車頂的边沿坐下，点上了烟。

肃反人員走到麻子身边。查驗的人从姑娘手中拿过証件。

“請問您遇見日瓦科博士沒有？”她問道。

“根本不会，卡杰琳娜·加芙里洛夫娜！”肃反人員退回証件答道。他又轉向麻子：“証件！”

“請！”麻子敬个礼。然后又开玩笑地說：“兽医副医官謝尔盖·別克列米舍夫！刚从医院回来。”

就在这一刻，阿辽沙开枪射击站在下面的哨兵，跳下車廂，从路堤上滚了下去，轉弯抹角向一条小河奔去。

在他身后，从車頂上和車廂中发出了射击声。两个騎兵跑过去截住去路。他显然已逃掉了。

“干掉嗎！”麻子取出七輪枪問。

“打吧！”一个肃反人員边开枪边同意地說。

麻子伸出握着枪的手，瞄准着。

射了一枪，两枪，三枪……

阿辽沙栽了个跟头，原地翻轉身，沉重地倒在悬崖边沿上。

別克列米舍夫吹吹手枪，小心地插进枪套里。

“真棒，兽医，”肃反人員退还尚未检查过的証件說。

別克列米舍夫淡淡地、阴险地笑了笑，心头感到非常輕松。

“乐意帮忙！”他說。

“对，朋友，革命要求这样！”肃反人員說着往下走去。

“他是誰？”姑娘低聲問。

“是人，”別克列米舍夫愛理不理地答道。仿佛患牙痛似地皺着眉。

“您不好受嗎？”

“你去試試看！”他沖口說道。

“原諒我……”

他抬起頭，按住由於神經抽搐而跳動的眼瞼。

“沒什麼。親愛的，戰爭全都會辯白的！”他為了緩和和不由自主的粗暴態度，說道。“辯白我們所有的痛苦和所有的錯誤！對於後來的人，我們會象安琪兒那樣美麗和純潔……”

天生的愛冷嘲熱諷的情緒占了上風，於是他強作鎮靜，揮着雙手；又補充道：

“……長着翅膀的……”

騎兵們在屍體旁忙碌着。

少年臉朝上躺着，睜大了兩只吃驚的、死氣沉沉的眼睛。潮濕的嘴唇露出一線牙齒。

“怎麼樣？”其中一個騎兵問。

“好啦！”第二個觸觸屍體回答。

“噯，笨蛋，你真是笨蛋！”第一個惋惜地說。

他們俯在屍體上，搜索口袋，摸摸衣縫和衣褶。

這是一個吹着微風的晴朗的早晨。火車在車站打碎的玻璃窗外鳴笛呼應。

鐵路全俄肅反委員會辦公室里的桌子上攤着死者的證件和遺物。戴眼鏡穿便服的中年人，不時查着厚厚的字典，正在翻譯一封信。肅反委員會的政委正在研究護照。

“他为什么要跑？”政委問。“拿着这样的証件滿可以安安稳稳地睡大觉！”

“小孩子嘛，胆子太小了，”一个肃反人員說。

“那么他有什么可害怕的？”查符拉金警覺地問道。

“喏，知識分子唄……”

查符拉金咽了一声，始終怀疑。

政委又一次用放大鏡研究护照，搖搖頭：“一点也不明白。”

“完啦！”譯員伸直身軀說。

大家都轉身朝着他。

“写的是法文，有文法錯誤，”他說。

政委点点头：

“讀吧！”

“我亲爱的孩子！”譯員慢慢地开始讀，“我應該向你致母亲的祝福，因为你正要去做神圣的偉大的工作……”

“是密碼？”穿軍大衣的肃反人員說。

政委生气地揮揮手，做手勢讓譯員繼續讀下去。

“……工作。但是我害怕，害怕，为你害怕，为你的年青、为你的急性子害怕。”

“急性子！”一个肃反人員着重說。

“維克多答应我保护你……”

“維克多？”查符拉金心里一震，問道。

“維克多。……我不相信这个人，怕他。怕他的意志，怕他殘忍的个性。自己珍重，我求你。爸爸沒有了；人家劝我抱着希望，但是我知道，你是不会再从那里回来的。我只有你一个了。再次、三次地求你：要謹慎，我的孩子。你的媽。”

一陣靜默。譯員小心地把翻譯出来的紙片別在破損的原信上。

“不象密碼电报，”政委說。

“而且在口袋里磨得太破了，”譯員証实道。“瞧，窟窿眼……文件是不会这样收藏的！……”

“他为什么逃跑？”

“需要啊。所以才跑！”查符拉金站起来說。

大家都回头望着他。

“我說，政委，給我一匹馬，”查符拉金說，“我要穿过草地、村落到城里去。”

“你馬騎得好嗎？”政委問。

“騎是騎得不好，可我不能再等待了。这个年青人掩护着瞞过你們的那个人，”查符拉金拿起护照，揮一揮，擲到桌上，“說不定就要越过前綫了。那儿的道路对他是平安无阻的。”

“誰越过了，越到哪儿去？……”政委問。“等一等，咱們討論一下。我这里，老弟，到处布滿了巡邏兵！……”

“你瞪眼瞧着他，可是却看不見！难道你的那些呆子就能看見他？等着吧！”

“知道特征嗎？”年輕的肃反人員迅速問道。

“怎么不知道？”查符拉金严肃地說，“灰顏色，豎耳朵，长尾巴。你还要特征！”

“走吧，政委，搞一匹馬。时光不等人！”

候車室挤得滿滿的，日瓦科、奥尔林斯基和卡嘉在小門旁安頓下来。

“我去搜尋搜尋看，有沒有自釀的酒卖，”演員說。“我聞慣了烟味，你知道，那香味真叫人着迷。我分得出六种味道！”

“別花費了，亲爱的！”日瓦科关心地說，“誰知道能坐多久！”

奥尔林斯基笑起来。

“在我們这种死亡和疾病的时代，可用得着医生啊！到晚上我可以給您安排多多的事情，会叫您忙得非雇个會計不可！挑选一間干淨一点的房子，您就为所有健康得难受的人开診吧！”他都快要走开了，又結束道。

“您以为怎么样，卡秋莎？动手开一个医院吧，”日瓦科对姑娘說。

“哎，您啊，您真象个小孩子！真的，”她疲乏地說，“您用什么医病呢？用符咒？用切菜刀动手术？”

“那有什么，只要它們沒有細菌……”博士打趣道。他看了她一眼后，就不作声了。

查符拉金和政委从他們身旁走过。

查符拉金凝視着日瓦科，向他笑笑。

“沒有好消息？”博士問。

那位否定地搖搖頭。

“或許，会有什么火車头开过来？您知道，我們即使乘火車头也愿意……这，找着了了我的女助手……”

“哪来火車头，博士？”查符拉金向卡嘉点点头，笑着說。

“这时候能弄到个飞毯才好哩！”

“那么沒有希望啦？”博士向走开的查符拉金問道。

查符拉金回头。

“等着，博士，等着！”

坐在一旁的別克列米舍夫目送着查符拉金。他暗下里张望一番，估量下情势，便不慌不忙从容地站起来，走到卡嘉和博士身边。

“您找到了同伴啦？”他笑着問姑娘。

“嗯，”她答道。

“庆賀您。”

“謝謝。認識認識吧，阿尔謝尼·拉里昂諾維奇。”

別克列米舍夫响亮地碰着脚后根。

“別克列米舍夫，也是医生。不过，按行話來說，是医小兄弟們的。”

“很高兴，”日瓦科伸出手来。

別克列米舍夫在他們旁边坐下。

“首长没答应怎么办吗？”他問道。

日瓦科摊开双手。

“嗯，”别克列米舍夫有礼貌地点点头。“喏，战争时期嘛。

抗議是不必要的。”

政委和查符拉金順着鉄軌走过。

“你根据什么这样自信？”政委問。

“我感觉到。”

“这不够。”

“有多少算多少。第二，”查符拉金挽住政委的手腕，“准备在城里领导暴动的人，就叫維克多。”

政委吹了一声口哨。

“你想你能找到他？”

“我在城里有一条綫索，”查符拉金不大高兴地应道，“想法拉出来。”

“别弄断了，注意。城市若是落到他們手里，那就会給邓尼金开辟一条平坦的大道。这批坏蛋，他們知道应该抓住什么！”

他們在月台前面站住了，两輛崭新的載运机枪的馬車正从月台上卸下来，馬車配备了武器，新上了閃亮的油漆。

長士“运不到……”政委說道。忽然他轉身对查符拉金說：“你到底騎过馬沒有？”

“小时候騎过竹馬，”他忧郁地回答。

政委拍一拍馬車。

“那样就更好。我們反正一定要把它們运过去。馬車夫我們挑选本地的，要熟悉每一条小徑的。”

“好吧……”查符拉金摸摸新机枪的套衣說，“这样更保險……”

紅軍战士把馬套上車。日瓦科和卡嘉向站在一边的查符拉金和一个年輕的肃反人員(就是在車頂上查驗身分証的那一个)走过去。

日瓦科已經穿上了軍大衣。